

林輝煌

# 低谷蓄力，方能高處飛翔



特稿

人生在世，起落尋常，沒有誰的道路永遠平坦，也沒有誰的人生始終高光。順境時的從容，人人皆可擁有；可唯有身處低谷時的姿態，才真正決定一個人未來能抵達怎樣的高度。生活最樸素也最深刻的道理，莫過於此：低谷蓄力，方能高處飛翔。所有光芒萬丈的綻放，背後一定有一段沉默扎根的時光。

可以說，誰都會遭遇人生的低谷。也許是努力許久卻不見成效的迷茫，也許是身處困境無人相助的孤單，也許是理想與現實碰撞後的失落。很多人在這樣的時刻，容易焦慮、抱怨、急躁，恨不得一步跨出困境，一步登上高處。可人生從沒有一蹴而就的成功，更沒有憑空而來的好運。那些看似輕鬆的飛躍，不過是長期沉澱後的水到渠成。就像夏日裡高聲鳴唱的知了，要在黑暗、潮濕的泥土中蟄伏數年，默默汲取養分，忍受漫長的孤獨與寂寂，才有機會破土而出，蛻去舊殼，在枝頭迎來屬於自己的盛夏。人亦如此，不肯在低處沉下心，就難以在高處站得穩。

孟子有言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這段話穿越千年，依然在提醒我們：低谷從來不是人生的終點，而是自我沉澱、積蓄力量的最好時機。身處低谷，恰恰能讓人靜下心來審視自己，看清不足，打磨心性，錘煉本領。不必急於求成，不必羨慕他人的風光，更不必因為一時的失意而否定自己。把浮躁的心安定下來，把多餘的情緒收斂起來，專注於眼前的事，在沉默中提升，在堅持中積累。尼采也曾說，那些殺不死我的，必使我更強大。低谷帶來的不是毀滅，而是重生的機會；挫折帶走的不是希望，而是讓我們卸下浮躁，輕裝上陣。

古往今來，凡成大事者，無不經歷過低谷的沉澱。蘇軾一生屢遭貶謫，輾轉流

離，在人生最艱難的歲月裡，他沒有消沉頹廢，反而讀書明志，靜觀人生，在低谷中修得一顆豁達從容的心，終成一代文學大家；司馬遷身陷逆境，備受磨難，卻在低谷中堅守志向，筆耕不輟，以多年隱忍與積澱，成就《史記》千古流傳。他們的人生都曾跌入幽暗，卻都沒有停止生長，而是在低谷中蓄力，在困境中堅守，最終在人生的高處綻放光彩。

放眼當下，這樣的精神同樣在延續。體育健兒蘇炳添在職業生涯遭遇瓶頸、不被看好的低谷期，沉下心打磨技術、調整狀態，用堅持、自律改寫極限，最終在賽場上創造奇跡。北斗科研團隊也曾面臨技術封鎖及重重困難，他們在漫長的沉寂中默默攻關、日夜鑽研，終讓中國北斗閃耀太空，為國爭光。一個個真實的故事都在告訴我們：先有沉潛，後有飛躍；先有積蓄，後有爆發。

人生沒有白費的努力，也沒有碰巧的成功。我們今日在低谷中的每一次堅持，每一次學習，每一次不放棄，都是在為將來的飛翔積攢力量。王勃有言：「窮且益堅，不墜青雲之志。」越是處境艱難，越要守住心中的方向；越是無人看好，越要相信堅持的意義。生活或許暫時不會給我們想要的答案，但絕不會辜負每一個默默努力、默默蓄力的人。所有在背後流下的汗水，都會變成未來照亮前路的光；所有在低谷中熬過的日子，都會成為登上高峰時最堅實的台階。

寶劍鋒從磨礪出，梅花香自苦寒來。潮起潮落是自然規律，起起伏伏是人生常態。高光時不驕傲，低谷時不迷茫。願我們都能明白，人生沒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沉澱都算數。學會在低谷中沉澱自己，在困境中積蓄力量，不急不躁，不怨不棄，默默扎根，靜靜成長。終有一天，那些無人問津的努力，終將猶如雄鷹心向天空，展翅翱翔，在人生的蒼穹逐夢追尋無限的可能。

(寫於2026年2月19日)

許今棟

# 叛徒無所不在



港菲連線

近日伊朗高層拉里賈尼等多人被美國和以色列殺死，美以的精準下手，令人讚嘆美以軍隊策略和行動「彈無虛發」，百發百中，被釘上的必死無異！

美國人要消滅他國，常常先讓這個國家的領袖消失，尤其是對「冥頑不靈」的反抗者，更是絕不手軟。

稍前委內瑞拉之首的總統夫婦被美國人逮往美國受審，綁架者給予他們想出來的罪名。那都不是重要，令人警惕和震驚的是美國人那精準的手法，委總統的保安十分細緻，不但有親信在旁保護，而且由古巴聘來特種保衛兵廿四小時看顧，結果僱傭保衛兵全軍覆沒，美國人手到擒來，輕而易舉得手。

委內瑞拉的總統被美國人擒拿不是首起例，二零零三年伊拉克的侯賽因也因不聽話，被美國人輕而易舉在高度保密行蹤及保護下，神兵將之從嚴密的秘密室內捉拿，他指是二零零一年的「九一一」事件主腦，這個人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隱名埋姓，而且不斷改變停留地點，最後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座豪宅裏被美國海軍抽出，吃彈而亡，其屍體於死後第二天被具極度侮辱性地拋入北阿拉伯海餵魚。

美國人可以如此得心應手，並非美國人得甚麼神明之助，而是拋出重金收買目標人物最信任的身邊人，委總統總統就是栽於他栽培「成才」的侍衛長，結果美國人出了五千萬美元收買，重金是「大石壓死蟹」，侍衛長立刻帶路，把他的頭領賣錢！

美國提拿薩特姆也是收買了他的保衛者，價格是二千五百萬美元，薩特姆千算萬算，算不到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力量！

拉登之被殺不是被親密的「保護者」出賣，把他的性命換錢的是他的醫生，為了

美金，拉登的醫生不是救死扶傷，而是把病人秤斤而賣。其實醫生出賣病人，那巴基斯坦醫生不是首位，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也出賣他的病人，保健醫生出賣的不是病人的性命，他出賣的是中國人偉大的模範、能手毛澤東的名譽！毛澤東死後，那醫生移居美國，寫了一本揭露病人私生活的書，賺了大錢。

美國人常用好處及巨額美金收買它認為有益於美國的關鍵人物，沒有這些人，無法達到美國人的追求的目標，美國人便「一擲千金」。

可是，如果這些被收買的人再無可用之處，便會被拋入垃圾桶，甚至連應允的巨額承諾也會「彈票」。提拿委內瑞拉之首的總統夫婦、逮薩特姆及拉登的獎金不曾付得分文。

據傳一些美國承諾，幫美國倒了目標當政者的台，便「給個官你做」，也有付諸實現的，緬甸的昂山素姬便得美國之助登上國家元首高位，但軍方比她更有力，最後被囚。另一些美國可用之「才」也得美國人之助，登上寶座。「聽話的孩子有糖吃」！

美國人缺乏信用，在利益優先驅使下可做任何事情，美國人可以拿它控制的人、國家換錢換利益；小國、小政治團伙首領的親信被收買叛離頻頻發生，現在最驚恐的是賴清德之流，他可能日夜難眠，甚麼時候美國人會把他賣了？

其實在中國，每個時代也都有叛徒、漢奸出現，由知識份子高官貴人以至無知的販夫走卒都有，但總的來說，是極少數，數十年前有，現今時代也有，公開被政府逮到、點名、處刑的高官、眷屬常有聽聞，提防高級知識分子及高官貴人被美元誘惑，是現今中國社會要謹防的，高官貴人為了錢，比單純的平民百姓更無底線！

高俊仁

# 燈火闌珊處



各說各話

坊間議論「情人節」，總繞不開一番爭執：是那舶來的二月十四玫瑰日，還是被重新打扮過的七夕鵲橋會？彷彿不在日曆上圈定個日子，這愛意便無處安放似的。我倒覺得，這般尋覓，恰似燈下尋影，反而模糊了那真正滿溢中國式浪漫的時辰——它從未缺席，只是悄然隱在一年的燈火闌珊處，那正月十五的元宵夜。

先說那被誤認「中國情人節」的七夕，實在是椿鑿柳的誤會。考其本源，是女兒家向織女「乞巧」的節日，求的是慧心巧手，與男女之愛本無干係。再論時令，農曆七月，暑氣未消而秋意已侵，草木搖落，恰逢傳統中「鬼月」，氣氛幽森，何來旖旎？至於牛郎織女的故事，核心是「隔絕」與「苦守」，一年只得一夕倉皇相會，滿是悲劇的況味。將這充作情人節的底色，未免太過清冷辛酸，與我們骨子裡渴求的「花好月圓」「長相廝守」，相去千八百里。

中國的浪漫，向來不會這般直露的悲情，而偏愛一種在約束中生發、於熱鬧裡藏匿的婉轉情致——這份情致，在元宵之夜，得到了最淋漓的釋放。

你看那古代社會，禮教嚴整，閨閣少女平日難得拋頭露面。唯有元宵，皇恩特許，金吾不禁。是夜火樹銀花、星橋鐵鎖，整個城池化作一片燈海與歡潮。這便為青春的邂逅，創造了一個合法而夢幻的舞台。於是，我們才能在詩詞裡，讀到那樣嚮往的畫面：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」約會的不易與甜蜜，盡在其中。那驀然回首的驚喜，也只有在那「東風夜放花千樹」的紛繁背景中，於「燈火闌珊處」尋見那人，才顯得如此悸動心魂。

這浪漫不止於詩詞的意境，更扎根在

活生生的故事與民俗裡。南朝徐德言與樂昌公主，於國破家亡之際，破一銅鏡各執一半，約定每年正月十五於市街尋訪。後公主沒入權貴之家，德言流落民間，卻始終不忘此約。終於在某一年的元宵，僕人叫賣半鏡，得以重逢。那「鏡與人俱去，鏡歸人未歸」的題詩，催人淚下，終感動權貴，令夫妻團圓。「破鏡重圓」的典故，便成了元宵節堅貞愛情的最好註腳。戲曲中，《陳三五娘》元宵燈下一見鍾情，《春燈謎》裡因謎結緣，無不將這晚定為愛情的發端。

更有趣的，是民間那充滿生機的風俗。舊時南方有「偷青」之戲，少女在元宵夜潛入他人菜園，偷摘幾棵青菜蔥蒜，諺云：「偷挽蔥，嫁好婿；偷挽菜，嫁好婿。」這帶著暗喻與祝福的「偷」，哪裡是竊，分明是借這萬民同樂的由頭，許下一個關於姻緣的、俏皮而公開的心願。

如此看來，元宵之為「情人節」，妙就妙在這份「自然而然」。它並非一個被單一定義的情感節日，而是所有喜悅——家國的、節慶的、遊藝的——匯聚成的海洋。男女之情，恰如這海洋中最靈動的魚，趁著浪潮，躍出水面，留下驚鴻一瞥的艷光。它不孤立，不刻意，因此少了功利的催促，多了水到渠成的韻味。它是禁錮日常的一次合法越規，是森嚴禮教下的一道溫柔縫隙。那情愫，是在看燈、猜謎、賞月、嬉游的公共歡樂中，私下交換的一個眼神，悄然傳遞的一首情詩，或是人潮中故意遺落的一方手帕。這種「公」與「私」「禮」與「情」之間微妙的平衡與張力，才是中國式浪漫最深遠的肌理。

所以，何必苦苦去附會一個「情人節」的名目呢？那真正的浪漫傳統，一直延續。它就在「鳳簫聲動，玉壺光轉」的元夕光影裡，在每一個「眸然回首」的執著中——這個日子，配得上所有關於東方愛情的、最婉約、最生動的想像。

王強

# 做一條吞海的閒魚：國際轉機筆記（上）



絲路溯源

那水真涼，涼得我瞬間清醒。多年前在新加坡機場的深夜，對著不鏽鋼水龍頭猛灌一口冰水時，我忽然想起泉州九日山上望海勒石的宋人。當年那些凝視海面的人，與那些把生命交給大海的人，有著同一種灑脫嗎？不自嘲牛馬，不嘆蜉蝣，只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向天地，刻在山崖上，留給千年後的我們看。滄海一粟，就這樣在時間裡成了永恆。

這或許是對抗「內卷」與「焦慮」最古老也最新鮮的答案：不是成為巨浪，而是學會吞納；不在於翻身，而在於遼闊。

泉州真武廟江邊石刻著「吞海」，是在等那些沒回來的遊子嗎？這個問題的開場白，沒有詩意的泛舟，只有經濟體的狹窄和機場水龍頭的冰水。我當時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——這水，跟家鄉井水的味道，好像也沒什麼不同嘛。

一、我的「機場飲用水考察」：從冰水到熱水的哲學

所謂「見天地」，按照古人的劇本，應該是宋人那般：登高望遠，泛舟吟詩，然後將豪情勒石於山崖，完成一場詩意的遠征。而我的版本，開場則是一口灌下新加坡機場水龍頭的冰水，在經濟體的狹窄裡思考「吞海」的意義。這便是第一重反差：古今的詩意與當代的狼狽，理想的遠征與現實的開局。

我的「見天地」，始於跟著南安的石材商人登上飛往印度的航班。

後來我發現，這世界上的水，味道各不相同——轉機睡過加州機場，喝過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冰水；過夜東京、吉隆坡、墨西哥城、卡薩布蘭卡……凌晨沿太平洋公路駕車去洛杉磯國際機場，見過四點前最黑的夜。

直到某天，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：新加坡國際機場也有熱水，香港機場不但有免費飲用水，還提供免費熱水淋浴！但全球幾乎所有機場的長椅，都費盡心思不允許過夜旅客躺平，直到今年開始有轉機區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務。這個略帶滑稽的「國際機場飲用水考察」，成了我環球旅行中最接地氣的注腳。

原來，見天地未必是「會當凌絕頂」的豪情，也可以是「寒天飲冰水」卻不覺悲愴的平常心。當你嘗過各種水的滋味，便會明白，太陽不會因任何人的悲傷而停止升起，四季也不會為誰的成功加速。生命的重量，或許就在於如何在這

廣闊天地間，安放好自己這顆平常心——哪怕是以一杯熱水的方式。

二、從「大任幻夢」到「多喝水」的共情

年少輕狂時，腦子裡總飄著那句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」。騎著摩托在風雨裡穿梭，冷雨打在臉上，覺得自己至少是個等待召喚的主角。這是一種對「大任」的執念，近乎一種「我執」。正如韓紅所唱：「我一生清貧，怎敢入繁華。兩袖清風怎敢誤佳人」三言兩語道不盡心酸，四海為家終是追回憶。那時總以為老去是遙遠的事，卻忽然發現，年輕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然而多年後，我發現自己更像是「等集結號的牛馬」——號聲從未響起，只有日復一日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」的瑣碎道路。這不是理想的墜落，而是視角的平移。直到那天，電梯門快關上時，衝進來一個氣喘吁吁的外賣小哥。他臉上那種熟悉的匆忙與渴望，讓我瞬間看到了當年的自己。便遞過去一瓶水，脫口而出的「多喝水，真的」，與其說是關切，不如說是一種認同的共情。

這正是孟子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」的微觀演繹——在未能「兼濟天下」的日常裡，至少可以給予同路人一句帶著溫度的「善言」。見眾生，就會對世人報之以體諒與寬容，對世道人倫多一分看破與接納。在這個過程中，逐漸領悟到人的複雜性和多元性，從而更加尊重和包容他人的差異。

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負重前行，有著不為人知的艱辛與不易。理解別人，不是強行認同，而是懂得换位思考，看見他人行為背後的處境與苦衷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知邊界和難處，不必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他人，也不必強求別人做到完美。與人相處，少一分計較，便多一分溫暖；多一分共情，就少一點隔閡。

(未完待續)

謝如意

# 方圓咀嚼的巴咋聲聲聲慢



心底流雲

聽說是人類猿猴過勞動進化過來的，我至今都不信。都說天圓地方，我也人云亦云，其實也未確知是怎麼回事。因為我的知識太有限。

但是，無規矩不成方的說法，我就粗淺地信了。不過，想到乘法中負負得正的規律，我又有些許迷糊起來了。

以上說三段，都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。這世上的事，恐怕大多不是好說清楚的。連歌聲都有點距離有因果，結局無對錯之類。看來，人還是隨遇而安，隨緣而就，莫太斤斤計較什麼人生道理了。

說到方圓，我再次想起了太空，這個好大好無形又有好物質的太空裡，如果要去探索其究竟，要乘坐飛船去。

飛船很貴，但可以為人頂住太空物質的撞擊。飛船要升空成功又安全返回地面，是無數科學家精心計算出來的結果，哪怕相差毫釐，都可能使飛船連人瞬間粉碎。從這個角度看可以知道：世間有些事要幹好，非得精準算好不可！至於那人呢，也不是迷信百忍，而是要善於忍其該忍，以便在忍無可忍出手時能夠一擊致命。就像有情感講座人講的，說話如坐春風，做事如伐木！

注重過程，尊重緣分。時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平淡平和平穩最佳！方圓咀嚼的巴咋聲聲聲慢。我們縱使是如司馬懿細聽要空城計的孔明的琴聲，到底還是中了孔明的空城計。宇宙間美妙所得需要與妙，我們能靜心參悟出多少呢？！

2026年元月28日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後坑埔老街上